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恨水说北京/张恨水著;曾智中,尤德彦编.—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2001.3

(名家说名城)

ISBN 7-5411-1963-6

I. 张... II. ①张... ②曾... ③尤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908 号

策划组稿:吴 鸿 陈 维

责任编辑:陈 维

封面设计:周 明

版面设计:陈 维 吴 鸿

责任印制:喻 辉

责任校对:刘文玉等

书 名 张恨水说北京 定价 26.00 元

编 者 曾智中 尤德彦 ISBN7-5411-1963-6/I·1695

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4.375 字数 323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 3 号) 邮政编码 610012

电话: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 (028) 6662959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成都华川电脑印务中心照排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,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(028) 6636481 6241146
若本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(028) 5011398

目录

1 说四季

北平的春天 / 燕居夏亦佳 / 天安门的黄叶 / 听鸦叹夕阳
/ 清清冷冷 / 刮风无客不思家

15 说社会

咏北京 / 北京城里三样好 / 少爷之写真 / 打獾子 / 京尘
一幕 / 房东的话 / 遗老 / 想起东长安街 / 危后北平市速
写 / 欢迎飞机 / 由北海说到乾隆皇帝的脑袋

37 说平民

由赵妈说到百家姓 / 有文无字之书 / 两个人口中的雪 /
卖花者言 / 夜声 / 秋风起矣 / 德胜门外贫民窟

53 说胡同

雅而不通 / 黑巷行

59 说市声

市声拾趣 / 归路横星斗 / 甜葡萄和嘎嘎枣 / 又甜又凉又



目 录



好喝(?)

67 说居室

黄花梦旧庐 / 影树月成图 / 春生屋角炉

79 说名胜

长安街 / 逛故宫杂感 / 天坛 / 冰雪北海 / 自北海想得来
/ 游中山公园 / 乱苇隐寒塘 / 天桥 / 天桥水心亭 / 卢沟
晓月及其他

111 说花果

碧槐城市 / 翠拂行人首 / 风飘果市香 / 崇效寺看牡丹 /
盆莲 / 买菊的研究 / 革命之花

127 说买卖

旅馆宰客法 / 送花人 / 马车夫的规矩 / 租房 / 小画片与
交际家的太太

141 说赌博

押宝 / 推牌九 / 放牌 / 牌桌上的灯黑了

169 说节令

年味忆燕都 / 写春联 / “送财神来了” / 借元宝 / 逛厂甸
/ 面水看银河 / 奇趣乃时有 / 供兔儿爷及其他 / 送寒衣
/ “过年过得好？”

191 说娼妓

茶室的规矩 / 松竹班 / 三等茶室 / 日本妓馆

217 说丧葬

隔壁王妈妈死了 / 大丧事与大面子

243 说方术

求签

251 说鸦片

烧烟 / 老枪

259 说吃喝

大酒缸(一) / 大酒缸(二) / 穆桂英牛肉庄 / 风檐尝烤肉
/ 吃烤鸭 / 提盒子 / 吃的美术化 / 一动不如一静 / 二十
年前之一席菜

287 说饮沐

清茶馆儿 / 三等澡堂

295 说娱乐

真乐 / 到来今雨轩跳舞去 / 跳舞

305 说戏剧

五十年前之名伶及其拿手戏 / 垫戏 / 皮黄耳食 / 芙蓉草
面叱某小姐 / “干爹”

321 说曲艺

大鼓书 / 唱大鼓词 / 卖唱

335 说书籍

北京旧书铺

341 说文士

北大之母 / 李大钊之死 / 李家寨 / 章士钊不读红楼梦 /
罗家伦精于牙科 / 鲁迅之单人舞 / 刘半农迫学汉隶 / 蒋



梦麟闻捷戒烟 / 悼林庚白 / 刘天华先生雅奏记

357 说记者

记者的德性

365 说南北

南人在京 / 南北之沟通

375 说未来

未来的北京

383 附录

父亲在北京的日子 / 张明明

在北京 / 在北平过第一个年 / 画颐和园 / 论戏和演戏 / 难得清闲 / 看摇煤球 / 父亲的书 / 雪中炭 / 《冬日竹枝词》 / 读父亲没写出来的书 / 父亲的饮食习惯 / 四川饭店和星期聚餐 / 悼亡吟 / 短聚

447 编后记

目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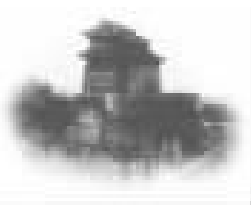
北平 的 春天

张
恨
水
说
北
京

上

照着中国人的习惯，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。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，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。惊蛰春分的节气，陆续地过去了，院子里的槐树，还是杈丫杈丫的，不带一点绿芽。初到北方的人，总觉得有点不耐。但是你不必忙，那时，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。你若住在东城，你可以到隆福寺去溜达一趟。你在西城，可以由西牌楼，一直溜到护国寺去。你这些地方口口边有花厂子，把“带坨”的大树（用蒲包包根曰带坨），整棵的放在墙阴下，树干上带了生气，那是一望而知的。上面贴了红纸条儿，标着字，如樱桃，西府海棠，蜜桃，玉梨之类，这就告诉你，春天来了。花厂的玻璃窗子里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，迎春，还有千头莲，都非常之繁盛，你看到，不相信这是北方了。

再过去这么两天，也许会刮大风，但那也为时不久，立刻





晴了。城外护城河的杨柳，首先安排下了缘口，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，穿了单衣，在大日头下，骑了小毛驴进城来，成阵的骆驼，已开始脱毛。它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，空着两个背峰，在红墙的柳阴下走过。北平这地方，人情风俗，总是两极端的。摩登男女，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，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，男的换了薄呢西服，开始去溜公园。可爱的御河沿，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，排成两里长的柳林，欢迎游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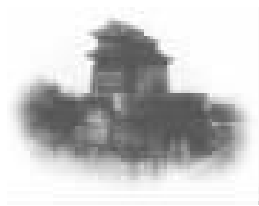
下

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，当家里海棠花开放得最繁盛的日子，胡同里的槐树，绿叶子也铺满了。太阳正当顶的时候，在槐树下，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，那是卖食物的小贩，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，两种叮当的声音，是一种卖凉食的代表。你听到这种声音，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，穿着软绸的夹衫，走出了大门，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，飘着絮影。不但是胡同里，就是走上大街，这柳花也满空飘飘的追逐着你，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。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，当春来时，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？

我那胡同的后方，是国子监和雍和宫，远望那撑天的苍柏，微微点点缀着淡绿的影子，喇嘛也脱了皮袍，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，在古老的红墙外，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下站着。看那袒臂的摩登姑娘，含笑过去。这种矛盾的现象，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，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。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，五，六，七，八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，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。当太阳照人家墙上

以后，这几处庙会附近，一挑一挑的花，一车一车的花，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。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，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。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，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，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。六朝烟水气的南京，也没有这现象吧？

还有一个印象，我是不能忘的。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，半轮明月，挂在胡同角上，照见街边洋槐树上的花，像整团的雪，垂在暗空。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。偶然有一辆车，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，得得的在路边滚着，夜里没有风，那槐花的香气，却弥漫了暗空。我慢慢的顺着那长巷，慢慢的踱。等到深夜，我还不愿回家呢。



燕居 夏 亦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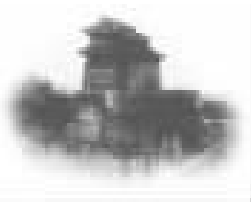
名
家
说
名
城



到了阳历七月，在重庆真有流火之感。现在虽已踏进了八月，秋老虎虎视眈眈，说话就来，真有点谈热色变，咱们一回想到了北平，那就觉得当年久住在那儿，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不用说逛三海上公园，那里简直没有夏天。就说你在府上吧，大四合院里，槐树碧油油的，在屋顶上撑着一把大凉伞儿，那就够清凉。不必高攀，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，院子里也少不了石榴盆景金鱼缸。这日子石榴结着酒杯那么大，盆里荷叶伸出来两三尺高，撑着盆大的绿叶儿，四围配上大小七八盆草木花儿，什么颜色都有，统共不会要你花上两元钱，院子里白粉墙下，就很有个意思。你若是摆得久了，卖花儿的逐日会到胡同里来吆唤，换上一批就得啦。小书房门口，垂上一幅竹帘儿，窗户上糊着五六枚一尺的冷布，既透风，屋子里可飞不进来一只苍蝇。花上这么两毛钱，买上两三把玉簪花红白晚香玉，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，足香个两三天。屋夹角里，放上一只绿漆的洋铁冰箱，连红漆木架在内，只花两三元钱。每月再

花一元五角钱，每日有送天然冰的，搬着四五斤重一块的大冰块，带了北冰洋的寒气，送进这冰箱。若是爱吃水果的朋友，花一二毛钱，把虎拉车（苹果之一种，小的）大花红，脆甜瓜之类，放在冰箱里镇一镇，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拿出来，又凉又脆又甜。再不然，买几大枚酸梅，五分钱白糖，煮上一大壶酸梅汤，向冰箱里一镇，到了两点钟，槐树上知了儿叫处正酣，不用午睡啦，取出汤来，一个人一碗，全家喝他一个“透心儿凉”。

北平这儿，一夏也不过有七八天热上华氏九十度。其余的日子，屋子里平均总是华氏八十来度，早晚不用说，只有华氏七十来度。碰巧下上一阵黄昏雨，晚半晌睡觉，就非盖被不成。所以耍笔杆儿的朋友，在绿阴阴的纱窗下，鼻子里嗅着瓶花香，除了正午，大可穿件小汗衫儿，从容工作。若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，更好，电灯下，晚香玉更香。写得倦了，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的，奏着胡琴弦子鼓板，悠悠而去。掀帘出望，残月疏星，风露满天，你还会缺少“烟土披里纯”吗？



天安门 的 黄叶

名
家
说
名
城



秋天的黄叶，我是最喜欢的，它在不寒不热的天气里，会给予你一种轻松的情调。以我所到过的都市而论，北平的黄叶最好。其一，因为北平的树多，会在长街水巷，铺张了一排排的淡黄伞盖。其二，是几夜西风，一番寒露，三五天的工夫，树叶子就变黄了。它来得那样快，而又那样齐，并且不折不扣，恰是重阳节边。对我们这带几分酸味的斯文朋友，自会在脑子里涂抹些诗意。

重阳，总是在双十节前后的，所以寄居北平的人，看到了黄叶满阶，也就容易感触双十节到了。在这几日，你在大街上走着，看到黄叶稀疏的街树里，……两三只红纸灯笼，静静的垂着，这颜色的调和，就会引起一种艺术的欣赏。但这还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在天安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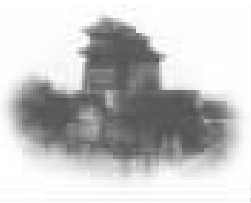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住在西长安街附近，到天安门不远，每当这日，天安门大广场中，扎着三幢彩色大牌坊，架着松枝菊花簇拥的演讲台，举行庆祝会，小孩子在学校里有了一天假期，甚至前一

周，就向家长预约着，要去参与这个盛会。我虽是个过夜生活的人，觉得这种赶热闹的事，是得赞成的，那会不知不觉地灌输小孩子们一些民族意识。老早的起来，用过我们记者定律的半杯牛乳，六七片火腿面包（虽然现在似乎是神话了，我们确实是如此享受着的），随一群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组织的家庭队伍，踏上西长安街的水泥路面。

在“双十节”，北平总是天高日晶的，于槐树林中，穿过了跨街红色粉漆三座门的左一洞，远远望见广场上半绿半黄的榴林，被一道红墙围绕着。天空里没有风，也没有灰尘，淡黄的日光，由东南角斜照着，“好一派清秋光景！”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，盖在天安门城楼的头上，由上空俯瞰着面前铺石的旧御道，石狮和盘龙的大石柱，夹峙在彩牌坊左右，象征着东方古国的壮丽与伟大。太湖和中央公园的红墙头上，关不住老柏林的翠影，正偷窥着这黄叶林子，对照之下，好看煞人！

前面树林中，白石面的广场，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影下，已是人山人海，我让家庭部队参与议会，我终年的紧张记者生活，需要轻松一下，悄悄地离开人群，独自在马樱花树下，钻入了御道外的树林，似乎有点风了，那槐树上的黄叶，三叶两叶地向下垂落，洒在我呢帽上，洒在我夹衣上。抬头看，在稀疏的黄叶丛里，看到白云，看到宫殿影子，也看到彩牌坊的一角。……

大家说，战后又将建都北平，胜利期近，让我甜蜜地回忆着这一幕。



听鸦 叹 夕阳

名
家
说
名
城



北平的故宫，三海和几个公园，以伟大壮丽的建筑，配合了环境，都是全世界上让人陶醉的地方。不用多说，就是故宫前后那些老鸦，也充分带着诗情画意。

在秋深的日子，经过金鳌玉栋桥，看看中南海和北海的宫殿，半隐半显在苍绿的古树中。那北海的琼岛，簇拥了古槐和古柏，其中的黄色琉璃瓦，被偏西的太阳斜照着，闪出一道金光。印度式的白塔，伸入半空，四周围了杈丫的老树干，像怒龙伸爪。这就有千百成群的乌鸦，掠过故宫，掠过湖水，掠过树林，纷纷飞到这琼岛的老树上来，远看是黑纷纷，近听是呱呱乱叫，不由你不对了这些东西，发生了怀古之幽情。

若照中国词章家的说法，这乌鸦叫着宫鸦的。很奇怪，当风清日丽的时候，它们不知何往？必须到太阳下山，它们才会到这里来吵闹。若是阴云密布，寒风瑟瑟，便终日在故宫各个高大的老树林里，飞着又叫着。是不是它们最喜欢这阴暗的天气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也许它们讨厌这阴暗天气，而不断地向人

们控诉。我总觉得，在这样的天气下，看到哀鸦乱飞，颇有些古今治乱盛衰之感。真不知道当年出离此深宫的帝后，对于这阴暗黄昏的鸦群作何感想？也许全然无动于衷。

北平深秋的太阳，不免带几分病态。若是夕阳西下，它那金紫色的光线，穿过寂无人声的宫殿，照着红墙绿瓦也好，照着这绿的老树林也好，照着飘零几片残荷的湖淡水也好，它的体态是萧疏的，宫鸦在这里，背着带病色的太阳，三三五五，飞来飞去，便是一个不懂画的人，对了这景象，也会觉得衰败的象征。

一个生命力强的人，自不爱欣赏这病态美。不过在故宫前，看到夕阳，听到鸦声，却会发生一种反省，这反省的印象给予人是有益的。所以当每次经过故宫前后，我都会有种荆棘铜驼的感慨。



清清 冷冷

名
家
说
名
城



这两天实在是冷，前天晚上，我用寒暑表放在院子里试了一试，降落到零度以下，这就怪不得屋子里笼着大火，还没有什么暖气了。这天晚上，除了窗子外寒风怒号的声音，街上一点别的声息都没有。北京城里一切生气，都被风刮去了。

昨天虽然天晴，冷的余威，兀自未息。你在街上看一看，哪有什么人。清清淡淡，倒很能一洗繁华之气。我们口头常说冷冷清清，这样看来，冷字和清字，真有些关系。天气冷，街上就清了。我们口头又常说：清清冷冷。惟其是市面清淡之后，再来几阵北风，也就越发冷了。唉！清清冷清的灯节，冷冷清清的北京。

刮风 无客不 思家

张
恨
水
说
北
京

这几天，北京又开始刮大风。一出门，漫天漫地的灰尘，就会迷住人的双目。到了这种日子，所有在北京的南边人，都有一种感想，以为山清水绿，鸟语花香，还是江南好。不是为着挣这两个臭钱，早就一溜烟的归去来兮，谁还在这种风沙里面，做整个的灰色人物。由此说来，钱是好东西，好宝贝。可以叫人丢了山清水绿的故乡，来做风沙里面的灰色人物。换一句话说，人未尝不知风沙是讨厌的，不大好呼吸的。我们若说江南客对北京都有所恋恋，实在是冤枉。

有人说：北京的沙土，都是口外刮来的。应归咎北京，这话不对。因为沙土若是从口外刮来的，只应该刮北风才有，现在刮东西南北风都有，可见沙土是北京本地的了。既是本地的，那没有什么问题，只要市政办理好了，沙土就可少了。我相信北京市政总有好的一天。那时沙土刮不起来，也免得我们江南人，刮风无客不思家了。

